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 傅济锋◎著 ——

DANG DAI XUE ZHE
REN WEN LUN CONG

本书以晚明清初儒学的发展转型为背景，深入颜元哲学思想体系内在的逻辑架构来进行多视角的考察。揭示出在颜元哲学思想中隐伏着一个“辩学”、“明道”、“致用”的内在逻辑理路。这一逻辑理路是颜元哲学思想的血脉，它将其“理气观”、“气质性善论”、“习行六艺”的格物论、复古“礼治”的思想等贯通起来，形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思想体系。

习行经济

—— 建基于“气质性善论”的习斋哲学研究

— XiXingJingJi — JianJiYu QiZhiXingShanLun De XiZhaiZheXueYanJiu



華齡出版社

B249.5

i

2007

习行经济

——建基于“气质性善论”的习斋哲学研究

傅济锋 著

华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习行经济:建基于“气质性善论”的习斋哲学研究/傅济锋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7.4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第16辑)

ISBN 978-7-80178-439-1

I. 习… II. 傅… III. 颜元(1635~1704)—哲学思想—研究 IV. B24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8091 号

书 名: 习行经济——建基于“气质性善论”的习斋哲学研究

作 者: 傅济锋

出版发行: 华龄出版社(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34)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75

字 数: 409 千字

定 价: 225.00 元(全 1 册)



前言

晚明以降,为了挽救民族社会的衰亡,重建儒学社会秩序,东林诸儒首倡理学批判与经世致用,努力向学术寻求救世济民的良方。当时学界纷纷响应,朱、王学术重陷是非纷争,而经学考据悄然兴起;入清之初,朱、王、汉、宋纷呈。对此种种趋向,习斋皆予以根本否定。他接东林余绪而越过之,以汉、宋之学为空疏无用之学而一壁推倒;立足民生实践而继承儒学经世传统,力倡复古周、孔“习行六艺”之学、教,坚信古儒学、教、治一致之道(“道即礼”)即在“六艺”经济实务之中而主张实学实行之,以此作为救治世道人心、挽救民生社会危亡的良方。由此构建起其建基于“气质性善论”之上独标“习行经济”之帜的经世实学思想。习斋不仅为当时代民生社会的发展开出了自己独特的医方,也为儒学的近代发展设计了一条可能的道路——尽管囿于时代的局限性,习斋规划的是一条“复古”的道路。本研究就是立足于习斋哲学思想这一个案,力图显明晚明清初儒学发展的内在脉络,进而探寻儒学进入近代历史的必然之路,以期有益于对明清之际儒学发展问题的研究。

一、研究动机

理学批判与经世思潮迭兴的明末清初,是中国传统儒学发展的又一转折时期。这一时期,从明末东林之反王尊朱到清初朱学权威之重树,以及经学考证风气的逐渐兴起,儒家学者面临着复兴儒学、以学术为救世良方从而重构社会生活秩序等重大理论课题。

习斋幼年时期即经历了明清鼎革之家国巨变,饱尝生活的艰难,对现实的民生生活给予深切的关注。启蒙之后,更在前辈学者对社会治乱根源的深沉反思与批判的启迪下,对宋、明以来学术造成社会治乱兴衰的弊端作出深刻、切实的批判与反思,对儒学发展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主张。习斋视宋、明以来心性义理之学及清初之训诂考证之学皆为无用学术而主张推翻,提倡复古“三事”、“三物”、“六艺”之学,以古圣之学、教、治一致之道“礼”为治世不易之成法,并期望由此复兴古代儒学,以儒学理想构建起现实的社会生活秩序。习斋提出“气质性善论”,并在此基础之上倡导“习行六艺”之学,期以复兴儒学学、教、治一致之道,不但在自己一生的学行躬行实践自己的学术主张,并且提出了复古“礼治”、改革现实的改革思想。

在考察习斋哲学思想的过程中,本文始终有这样几方面问题的考虑。其一,习斋何以对宋、明理学以及清初之学术作坚决的批判?其二,习斋为何提出复古“三事”、“三物”、“六艺”之学?其三,习斋的学术批判与理论创建之间内在联系是什么?它是如何展开的?习斋哲学整个的思想有无内在统一体系?其四,习斋哲学作为个案,它与明末清初儒学发展关系。本文对习斋哲学的考察主要围绕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习斋哲学反映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复兴儒学的理想。本文研究习斋哲学也正是希望通过这一个案,揭示出中国传统儒学走向近代

化的前夜在理论上的一些努力和准备,剖析清初社会背景之下传统儒学发展的必然道路,藉此进一步探究儒学近代化的必由的路向。

二、习斋哲学研究综述

对于习斋思想的研究,可以说一直在断续地进行着。在习斋生活的清初社会,通过习斋及其弟子与学界的往来论学,习斋学术思想在清初社会才渐有影响。其中尤以李塨对于习斋学术传播贡献较大,方苞曾言:“其论性论治之说,赖其徒李塨、王源发扬震动于时。”^①后来学者因此以“颜、李学派”并称之,是对此予以肯定。

当时,对于习斋学术思想的研究主要表现为,认同其思想观点的学者或与其往来问学引为同调如王养粹,或服膺其学术而拜在门下如王源;反对其持论的学者则批评他的思想观点,如张伯行、^②方苞^③等就立足于捍卫理学的立场而反对习斋对于理学所作的批判。到康熙后期清廷确立程朱理学为统治思想,同时实施高压文化政策,学术思想的批判转而趋向“通经致用”的经典文献的训诂考证。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习斋学术思想的关注逐渐淡出,虽然间有学者同情习斋学术而有所论及,如袁枚在《与程戴园书》中就批评程晋芳攻击习斋学术说:“宋儒非天也,宋儒为天,将置尧舜周孔于何地?……足下

①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三《刁贻君墓表》。

② 张伯行曾说:“今北地颜习斋出,不程朱,不陆王,其学以事功为首,谓身心性命非所急,虽子思《中庸》亦诋譬无所顾。呜呼!如此人者,不用则为陈同甫,用则必为王安石,是大乱天下之道也。”又说:“今以学习‘六艺’,以成其‘德’与‘行’者为‘格物’,是未能知之,先已行之。”(《正谊堂文集》卷九《论学》)

③ 方苞说:“夫学之废久矣,而自明之衰则尤甚焉。……浙以东则黄君梨洲坏之,燕赵间则颜君习斋坏之,盖缘治俗学者,懵然不见古人之樊,稍能诵经书,承学治古文,则皆有翹然自喜之心,而二君以高名耆旧为之倡,立程朱为鹄的,同心于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望溪先生文集》卷六《再与刘拙修书》)



守宋儒太狭，诋颜、李太遽，窃以为不可。”^①程晋芳直接针对的是习斋再传弟子程廷祚“议论程朱”的批评，从而波及颜、李。

在一百多年后的晚清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下，经世致用的学风再度兴起，于是习斋学术重又被学界关注。首倡者正是程廷祚的同乡后学戴望。1869年，身在曾国藩幕府的戴望搜集颜、李著作，撰成《颜氏学记》十卷，为倡明习斋学术作了理论准备。习斋学术在当时也受到改良派的推崇，如梁启超等极力主张施行社会改革的主张，习斋学术务实致用的思想取向正可藉以张大其改革旗帜。也正是因此，习斋学术也遭到了朱一新、程仲威等人的攻击，程仲威曾说：“王荆公新法乱宋，千载下訾其学术之未至，犹或原其心术之无他。国初有颜元者，阳托《周礼》‘乡三物’之说以立教，而阴祖王氏学以诋宋儒，……此非特吾道之蠹，实本朝之蠹贼！”^②如此以来竟衍成晚清学界“尊颜”与“反颜”的格局，“尊颜”与“反颜”成为晚清颜学研究的势成水火的两个阵营，盖其学术立场决定于其政治立场的缘故。此一时期参与颜学研究的还有章太炎等。章太炎曾说：“当今之世，讲学救国，但当取其可以修己治人，不当取其谈天论性。谈天论性者，在昔易入佛法，进则易入西洋哲学。若以修己治人为主，而命之曰儒学，则宋明诸家门户之见，都可消除；而教人自处，亦易简而有功矣。”^③着实交待了当时尊崇颜学的社会思想背景——亦是出于经世救弊而反对当下“谈天论性”之学术的目的。这在陈登原自序其著作《颜习斋哲学思想述》时也曾谈到，他说：“会值家国多故，朝市更易；四海困穷，三边沦没。知人论世，益有取于崇实笃行之意。于衰世清谈之俗，诚深恶痛绝，而不知其已甚者。”^④此说的是民初的情形

① 《小苍山房文集》卷十九《与程戴园书》。

② 《颜学辨·序言》。

③ 章太炎：《适宜今日之理学》，摘自《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293页。

④ 陈登原：《颜习斋哲学思想述·自序》。

和社会心理。

民国初年,徐世昌以大总统身份倡导颜、李学,创立四存学会,搜集整理颜、李著作,使得颜学研究竟成风行,竟有“显学”之讥。四存学会代会长李见荃曾道出徐世昌鼓吹颜、李学的本心,说:“徐东海先生牖民觉世,正本清源,倡立四存学会,以颜、李为标准,实以孔孟为依归,使朝野上下群趋于德行道艺之一途,敛之为孝子悌弟之常,扩之即纬地经天之业。”^①当是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体系,矛头直指孔孟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徐世昌为“牖民觉世,正本清源”考虑,以权位提倡颜、李学,实际上还是希望借习斋思想维系“世道人心”。这客观上推动了习斋思想学术的研究,扩大了习斋思想的社会影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受到颜、李学的影响,如其在《体育之研究》中就指出:“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此数古人,皆可师者也。”这期间陈登原著有《颜习斋哲学思想述》(1989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郭霭春著有《颜习斋学谱》(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陈著是关于习斋哲学研究的较早的专著,比较侧重于思想史的研究,对于习斋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学派传承作了家大篇幅的分析,是颜学研究的重要资料。郭著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教育思想以及学友师承等角度对习斋学术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

建国以后,关于习斋学术思想的研究在80年代出现了一个高潮,这与现时代社会经济建设实践活动的活跃密切相关。思想文化的繁荣与活跃是时代实践活动的直接反映。习斋学术思想研究活动

^① 《四存学会三周年纪念演说词》,载于《四存月刊》1923年18期。转引自姜广辉著《颜李学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的活跃是在整个社会思想文化普遍繁荣和活跃的一个典型而已。在五十年代杨培之著有《颜习斋与李恕谷》，该书从颜、李生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心性学说、教育学说以及颜、李学说的学术渊源及流布等方面考察了颜、李学说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理学形态的内在关系，认为颜、李学说发展了宋明以来反对理学的进步思想。80年代，习斋哲学研究的主要著作是姜广辉著的《颜李学派》（1987年）和马序著的《颜元哲学思想研究》（1992年）。姜著着重于对颜、李学派的思想的整体研究，涉及到习斋、恕谷、崑绳、绵庄等人。近年，对于习斋学术思想研究多在对习斋教育思想方面，其中主要是河北师范大学以纪念习斋三百年周年祭展开的学术活动，而最新的成果当属陈山榜所著的《颜元评传》（2004年10月）与朱义实禄所著的《颜元李塉评传》（2006年7月）。

此外，研究习斋哲学的论文有百余篇，这些论文均是建国后国内学者研究习斋学术思想的成果。其中有近半的论文是关于习斋教育思想的，可见教育思想在习斋思想中的比重较大；但也有一些是关于习斋哲学人性论、宇宙论以及习斋哲学理论特点的论文。这些论文研究情况基本上反映了习斋思想的内在逻辑、思想特征及理论贡献。

另外有三百年来关于习斋学术思想的评论文字材料百余篇，姜广辉教授博览群书，广为搜集，为习斋思想的研究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为后来研究习斋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当代学者如侯外庐、钱穆、杨向奎、路新生、陈祖武诸位前辈先生在相关的清代思想史的研究论著中有关于习斋思想的论述，也对习斋哲学研究提出了各自非常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三、研究思路

本文努力紧扣住习斋思想发展的脉络,以习斋思想展开的社会历史与学术思想的背景为观照,考察其对于复兴儒学、构建现实生活秩序的理论主题的回应。笔者研究认为,习斋哲学思想有完整的系统性。其思想体系展开的现实前提,是他对于现实的民生经济、社会兴衰治乱的关注;而其理论的切入点乃在从学理上追究治乱兴衰之理论根源而觉悟理学人性论的错误,进而得悟古代儒家学术之“实体实用”的精神,从而主张倡导复兴古儒“习行六艺”之学教,从而复明古儒学之学、教、治一致之道,最终实现学、教、治一致之道,以构建民安物阜、乾坤安泰的儒学理想的社会生活。因此本文的展开是以习斋哲学思想自身内在逻辑为基础,循着“辩学”、“明道”、“致用”的逻辑进路,对习斋哲学思想中关于“理、气一致”、“气质性善”、以“习行六艺”释“格物”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复古“六艺”之学、教、治之道,最终把复古“六艺”之学、教、治之道落实于“礼”,以“礼”为“道”,以此范身修养心性,进而以此作为规范社会实践、构建社会秩序的基本精神和制度原则等思想作一系统的梳理。

本文可能的理论创新在:第一,清楚地梳理了习斋哲学与明末清初理学批判及经世思潮的理论渊源,指出习斋哲学是对东林以来反王尊朱及清初朱学权威重树的思想趋向的批判与反思,同时也是对清初儒学发展新动向尤其是经学考证兴起的积极回应与批判,因此指明了习斋哲学与当时代哲学的内在联系。第二,明晰了习斋哲学“辩学”、“明道”、“致用”的内在逻辑理路。第三,明确突出了习斋“习行经济——建基于‘气质性善论’的习斋哲学”这一理论主题,对于习斋哲学“习行经济”的主张与其“气质性善论”及建基于此之上的整个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作了全面的、充分的考察。第四,确



定了习斋以“气质性善论”为理论基础,以“习行六艺”为主要的为学内容,以复古“礼治”为躬行实践、改革现实的理论落实,这样一个完整的逻辑构架,笔者认为这是构成习斋哲学完整系统的逻辑结构。第五,本文还指出了习斋哲学以复古儒学之“习行六艺”学、教、治一致之道对于儒学在中国社会进入近代历史的前夜的近代化道路作了有益的探索与创想,对于儒学近代化的问题的思考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引 论	(1)
第一节 习斋之生平及学思历程	(2)
第二节 习斋哲学产生的背景	(19)
第三节 习斋哲学的产生、发展	(49)
章末小结	(87)
第二章 重“习”之气质性善论	(92)
第一节 人性论问题的概述	(95)
第二节 重“习”之气质性善论	(147)
第三节 以气质性善为出发点的义利观	(234)
第四节 关于习斋人性论思想的定位与思考	(245)
章末小结	(250)
第三章 以“习行六艺”为主调的格物论	(251)
第一节 宋明儒关于“格物致知”问题的基本观点	(258)
第二节 对宋明儒格物论的批判	(277)



习行经济

第三节 以“习行六艺”为主调的格物新论	(313)
章末小结	(358)
第四章 复古“礼治”的思想主张	(361)
第一节 习斋复古“礼治”思想的发生	(362)
第二节 躬行古“礼”的实践与倡导	(372)
第三节 习斋复古“礼治”的改革主张	(377)
章末小结	(431)
结束语——习斋哲学之定位及本文之总结	(432)
参考文献	(439)
附录一 习斋哲学演进之逻辑分析	(455)
附录二 习斋哲学理气观问题的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484)
后 记	(489)

第一章 引 论

颜习斋先生生于明末、长于清初,其主要活动的时期是在清初的六十余年。清初思想学术界激于对明季衰亡的反思而寻究造成社会治乱兴衰的学术思想的根源,是明末理学批判与经世致用的思潮的继续展开。习斋哲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与思想背景下发生,是对明末清初儒学思想发展的积极回应,其在理论上表现为对宋、明理学以及汉学考据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之上倡导复古“习行六艺”的古代儒学,以复古“礼治”为复兴儒学学、教、治一致之道作为救治衰亡的学术良方,为处于向近代转型的中国社会之思想建设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主张。梁启超先生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这样评述颜习斋所创立的学说,他说道:

“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其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藉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①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30页。

梁启超先生所谓的清初期的程朱陆王之争,指的正是明末理学批判思潮在东林学派所倡导的“反王尊朱”的思想主张的演化,加之清初重树朱学权威的文化政策,更是促使清初儒学发展出现了极富戏剧色彩的是非之争——对于明季以来社会衰亡的历史责任的是非之争。习斋不同意“明亡于王学”的观点,认为汉、宋以来以及清初学术之训诂考证之学俱是无用学术,在“论学只论是非,不论异同”的思想指导下对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予以根本的否定和坚决的批判。

第一节 习斋之生平及学思历程

陈登原先生曾说:“余综观习斋之生平,与其遭遇之际会,知身世所以鼓冶习斋之学者半,而时势所以激刺习斋之学者亦半。”^①盖一语道出了习斋经世实学产生与发展的根由。

颜习斋先生初名邦良,字易直,归宗后改名元,又字浑然。河北博野县北杨村人,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三月十一日,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九月二日。初名其斋思古斋,故号思古人。后觉思不如习,乃改其斋名习斋,而世人皆尊称其习斋先生。盖名号变更反映出其致思取向的变化。习斋早年坎坷的身世与孤苦的处境养成了其独立、坚韧的品格,也造就了其独特的学思道路。正如王源在《颜习斋先生年谱序》中所说:

“先生崛起无师受,确有见於后儒之高谈性命,为参杂二

^① 陈登原:《颜习斋哲学思想述》,第63页。

氏；确有见於先王先圣学教之成法，非静坐读书之空腐；确有见於后世之乱，皆由儒术之失其传，而一复周孔之旧，无不可复斯民於三代。於是砥行砺德，一以礼、乐为准，射、御、书、数并成其能。毅然谓圣人必可学，而终身矻矻於困知勉行，无一言一事之自欺自恕，慨然任天下之重，而以宏济苍生为心。”^①

习斋之学是否确系无师承授，纯从自家刻苦砥砺中得来？论者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习斋自家的刻苦砥砺是其一生学行真实的写照。

（一）习斋年少时期畸零的身世与人生经历，底定其批判、务实的思想品格

习斋先生自幼即历逢家国变故，身世颇为坎坷畸零。根据《父颜长翁事蹟》（见《习斋记余》卷十）记载，先生父昶^②，本博野县北杨村人，幼过继到蠡东刘村朱翁九祚为后。娶妻随东村王翁喜亮女，於崇祯八年（1635年），生元，即习斋先生。昶因不得所后懽，愤愤有遯行志，於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被清兵掠随去辽东，习斋方四岁即

① 《居业堂文集》卷十二《颜习斋先生年谱序》，第191页。

② 《习斋记余》卷十《父颜长翁事蹟》云：“翁名昶，显曾祖考叔翁子科之外，显祖考次翁发之长嗣也。形貌丰厚，性朴诚，膂力过人。尝与人较跌，时称强悍者莫及；一肩所胜，二夫不能起。上唇微短，语艰如也。好种树，所植必成，尝云：‘欲实又欲深，棒椎也掘根。’幼为后於蠡东刘村朱氏。娶随东王翁喜亮女。於崇祯乙亥，翁十九岁，而举子元。尝治圃於朱茔之阴，构土房井畔，因乳名子园儿。因不得所后懽，愤愤有遯行志。闻满州兵好挟人，恨曰：‘乘蹙乎，盍速来！’迨戊寅子月，东信迫，乃连夜与元母赌鹱，以素课上所后，积其余市江青布为新腰囊，梅花网巾。预为鞞笠，缝履於襦。初六夜，谓与元母曰：‘昔有人不得於父，自创二刃不死，鞞鞞出披剃为僧。其后二子皆登第，擢显职，访求得之。懇还，卒不许，诰封亦不受，曰[吾既不得於父，焉用家？焉用子？]’盖託言以相诀，而元母不悟也。明日东兵至，遂出从之去。噫！父东时，元方四岁，弟二元随殇。元虽待罪两间几四十，犹与乡人侪也，乌能及遯僧子哉！乃吾父竟作遯僧，其言如券矣。以下关东还后续记。”



失父爱。崇祯 17 年(1644 年)甲申,习斋十岁,李自成军攻陷北京,崇祯殉社稷,“君崩吏走,村落大乱,交相劫掠。”^①先生遭遇国家巨变。旋又满清入主,圈地京畿,致使生计艰难。顺治三年(1646 年),习斋十二岁,母王氏改适随东村^②,先生终失母爱,处境愈发孤苦。坎坷的身世和孤苦的处境,养成了习斋眷念亲情、独立、自觉、坚韧、刻苦的个性品格,这在习斋一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崇祯十五年,习斋八岁从外傅吴洞云启蒙。“洞云名持明,能骑、射、剑、戟,慨明季国事日靡,潜心百战神机,参以己意,条类攻战守事宜而帙,时不能用,以医隐。又长术数,多奇中。盖先生之学,自蒙养时即不同也。”^③可见自启蒙时起,习斋就受到蒙师的影响,尤其是非、邪正以及积极救世的担当精神悄然扎根。顺治四年,十三岁,从庠生贾金玉学。

少年时期的习斋年少气盛,加之於城市生活的熏染,交游倜傥,虽不乏豪侠气概,但习染颇为芜杂。陈登原先生曾评说:“习斋在二十以前,颇类豪杰一流人。”且说“清初大儒,类多由豪侠一路入手。”^④笔者以为,这与晚明以来党社运动及救世风潮不无关系。《习斋年谱》记载,习斋十四岁,见斥奸书,知魏阉祸国,愤恨不已。这可能启发了他对于社会治乱问题的关注。看《寇氏丹法》,遂学运气术;十五岁学神仙术,娶妻不近。这又是社会风气的影响,因为有明一代佛、老神仙道术比较泛滥,各地民间秘密宗教组织鼓动一方,这在习斋《年谱》和《存人编》中均有提及。及至十六岁,习染轻薄,养祖父朱翁为谋贿如庠,先生哭不食,曰:“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十七岁,浮薄酣歌如故,冬会友,夜读书,习染渐洗。到十九岁时,从

① 《习斋记余》卷十《巡捕朱公行实》,《颜元集》第 583 页。

② 《颜习斋先生年谱》“三十岁”条,《颜元集》第 718 页有载:“时往随东村看嫁母。”

③ 《颜习斋先生年谱》“八岁”条,《颜元集》第 708 页。

④ 陈登原:《颜习斋哲学思想述》,第 33 页。